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 第二十四回 兩函書商量和議 一道表惶恐求成

卻說王厚回木蘭渡，進營選擇精壯，置備糧餉，以便奪復雙熊谷。次日猶未起行，忽見敗兵來報：王豐、陶書俱為敵將所殺。王厚問清，恨道：「何等叮嚀勿戰，仍恃勇喪命。自死，理所應當，可惜失卻要口，又折了陶書，雙熊谷如何能復？且再去看看勢局，好作道理。」帶著精壯上船。龍街了見，即欲出迎，蒲倜道：「客卿鈞命：各寨非奉令，毋許輕戰。即勝亦以違令論。」龍街乃止。王厚抵埠，見寂然無聲，知有定謀，也不登岸，移船直溯上流坡涯泊下，令健卒分頭爬山越嶺，探訪路徑。眾兵陸續回報：

凡要害之處，俱築堅壘，只有玉版坡小路未斷。王厚即同將士攀藤附葛而前。遙望天井關外：四圍遠遠關隘，俱紮有營盤，係浮石旗號。

王厚想道：「寨如星布，圍似羅張。因得天時而占地利，濟之以人和，計深謀密，彼逸我勞，無能為也！」改後隊為前鋒，仍歸舊路過渡，轉報與燭相國。這邊諸將見王厚移船解係，另循途徑，付之不理。蒲倜於七寨巡視，照畫地圖回營呈覆，客卿令將所領兵士周流審察。

再說燭相國在龜息城勸農興學，練將操兵，遣人四出招收怨散的眾校。眾校聞燭相國之令，又知郎子俱亡，多陸續旋歸。燭相自失了桂子壑，使逢珠往交紐關，使王豐屯蘭花岩。

因恐王豐性躁有失，乃向漠漠關調回冷星。又為途遙，先令都中司城大夫王厚來鎮守，並奪桂子壑。誰知王厚未到，蘭花岩先已被奪。燭相聞報懊惱，恰好冷星稟見，即令其趕赴，相機攻剿冷星既至，看那寨壘險固，莫能必得，就便另築，覆報緣由。相國道：「浮石不但大將韜略悠遠，偏裨亦多智勇兼全，深為可憂。」及聞報木蘭渡壘為敵所據，音信斷絕，料難復回，痛恨郎子、羅鐘，乃使謀臣冷月同龔奎等十校帶三千五百精兵，往來觀勢，令諸處小心，毋許疏懈。彼此俱無動靜。

一日，冷月探得老蜂峽內陰珠城守將於武生辰，計其將士自然筵宴，連夜領兵往襲。清晨已到，肉搏而登。及城堞將士覺時，龔奎早入，落鎖開門，冷月等並進。於武引眾迎擊，怎奈宿酒未醒，無力抵敵，只得逃奔出城。龍遜聞知，領兵來奪，冷月堅壁不出，龍遜為所隔斷，聲息莫通。燭相聞報，喜道：「今得如此，事便可為。」命取文房四寶修書。記室隙契、鐘逸道：「相國王事勤勞，筆札綽件待晚輩草稿謄正繕寫，無庸費心！」燭相道：「此書非尋常可比，係致浮石西國老及韓冠軍者，二人皆知我的筆法，如非親手，無以見誠。」乃揮毫寫就，使人送往敵營轉呈。鐘逸問道：「韓冠軍今在浮石，去函難免阻隔。」燭相道：「封於西相國函中，斷不致浮沉。」原來韓子郵臥病回國，被白額虎故違國太醫囑咐，幾乎誤傷性命。及扈搏等劫進滋榮關，晝夜兼行到雲平嶺，雖依次序調理，已經遲了。幸賴安太醫為西庶長痰症奉命而來，西庶長托其審視，太醫診畢道：「神散難收，逾時不過蠢然一物而已。」庶長驚道：「緣何至此？」即提白額虎嚴審，供出未遵國太醫湯飲時日。西庶長大怒，令將白額虎斬首。安太醫道：「且緩！有用他處。」庶長令停刑，問道：「神散可能收復？」安太醫道：「速以梨棗汁飲之，始可獲瘳。但急切如何能得？」庶長喜道：「主上念老夫疾症，昨蒙恩賜頂尖三枚，猶未動用。」安太醫道：「梨棗的係奇珍，然並不消痰，惟疏通筋絡阻滯，助益心肝氣血。冠軍受害，心血虧而肝氣損，失於調理，致使筋絡血脈背逆，此物為最宜。」庶長大喜，令取梨棗，用玉搾取汁，安太醫拌藥與冠軍飲畢，令將白額虎拿來，又用藥水浸梨棗二枚使食。庶長驚道：「這上選梨棗每歲只有十餘枚，為稀奇之珍，如何給與鄙夫？」安太醫笑道：「學生亦知貴重，但入彼腹，另有道理，勝於韓君用也。」安太醫視白額虎吃畢，更飲以藥酒，釋其刑具，令徒步歸國，囑道：「汝可速行，遲則追回矣！」一面傳放走。白額虎四肢麻木，逾時得奔跑。西庶長不解其意，太醫道：「可令值日將校領十卒逐之。」谷虛領命，安太醫吩咐道：「待其奔急喘倒，氣血攢於肝心，立刻擒回。」谷虛遵令去後片刻，果然擒白額虎轉來，安太醫即將心肝取出搗成稀糜，衝酒並棗汁與子郵頓服。庶長令將白額虎梟示。子郵自飲過酒，次晨稍微明白，目能回視，只是動彈不得。

安太醫以茯神當歸湯七劑飲之，神氣復原，乃服狗齊丸，盈旬始可立起行走。終日默坐，見安太國診視懇懇，只道係國太醫所囑。左右有二僕日夜伺候，並不出闕，戶外另有多人聽其指使。室中幽雅，擁架圖書，料係燭相所安排養病之處，也未聲問。

又過幾日，身體健旺，問老僕道：「相國何在？」老僕回道：「現在府中。時時至門外詢問。」子郵驚道：「何敢蒙恩至此！當往候安。」老僕跪下道：「庶長鈞命：韓老爺雖愈，精神尚虛。出戶而莫能彈止致勞復者，小的二人以軍法論。韓老爺欲見庶長，只須命請。」子郵想道：「連日舉動雖然如常，不可拂其盛意，使無辜受累。」進中堂，子郵拜謝，再問道：「先生尊姓？」安太醫道：「不佞賤姓安。」子郵道：「國太醫何在？」安太醫道：「現同浮金主駐天井關。」子郵大疑，正欲細問，只見傳道：「庶長已到。」子郵起身趨下，卻係一位鬚髮皓然的尊官，持著白柬入來，拱手道：「久欲把臂，恐煩清神。今喜漸痊，特踵晉謁，並將令友先生留書捧交，希為靜覽。」子郵想，燭相面貌清古，而此容顏端方，詫異不了，只得迎上稱謝。禮畢說道：「鄙陋小子，過承渥愛！」再看函面寫道：「請待子郵賢弟愈日，面致為禱。晚生仲卿頓首。」乃不啟視，問道：「向來未聞上國有仲卿者，現居何職？願示其詳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居客卿之位，原名仲卿，因有事，故托名古彰，前日始將真名道出。古彰即仲卿，仲卿即客卿也。」子郵道：「老先生尊姓盛名？此處係何地方？仲卿大哥今在哪裡？」西庶長拱手道：「老夫姓西名山，此地係雲平嶺，仲卿先生領兵追浮金主，現屯天井關。」子郵乃拆信看道：自黃山誤別人蜀旋唐，虛勞跋涉，飄流至此，邂逅授知於庶長，島主以爵位相加，堅辭不獲，權受客卿。夢寐思懷賢弟，不知賢弟何由亦在浮金。往日於陣間遙望親切，原欲前來握手，將士諫阻，言浮金側有邪佞，而恐大無益於賢弟，是以忍耐。諜知受譖，憤怒損軀，以見素志。然何不念太祖、世宗、幼主，而乃輕生耶？特令將士截迎到嶺。賢弟其靜養毋躁，吾不久取盟旋師，即商量復國事也。

子郵看畢，起身拱手道：「吾往天井去也！」安太醫道：「足下神氣未充，勞頓必變。」西庶長道：「客卿手書切囑先生靜養，若輕舉動，或致損傷貴體，何異輕生？」子郵道：「吾非糊塗，但聞仲兄所在而不得見，度日如年。」庶長道：「客卿屢次叮囑，若先生欲見之切，寧可飛馬暫回，萬勿任先生率往。老夫今去喚客卿來如何？」子郵無奈，依然停祝西庶長令何舟、何方樓等進兵駕鸞城，遠圍毋近，將嶺上事務交駱燾，命西青贊助，自帶護衛將校，跨寶駒向東進發。

第三日到天井前，客卿迎出道：「庶長遙臨，莫非子郵性急？」西庶長笑道：「然也，特喚先生，以解子郵積塵。」客卿應諾，攜手進營。諸將參見畢，客卿命將冊籍呈上，通宵細談。次早相別升車，帶原將校起行。二二日即登雲平嶺，入室相見，子郵趨前把臂拭目道：「大哥既知係弟胡為，並不通纖消息。」客卿道：「陣法商榷斟酌同制，況變數次，信息何所不通，豈猶未知吾在茲乎？郎子之徒，陸地猶起風波，明通消息，恐於賢弟更多獲咎也！」子郵道：「雖然，今已委贄，各為其主。弟亦請從此辭。」客卿道：「賢弟誤矣！若雲委贄，吾不為客卿矣。吾終以周朝為主，這裡皆屬虛福賢弟無論有無國事家事在身，援君臣手足腹心、草芥寇仇之訓於浮金亦可止矣。」子郵道：「島主原視弟如手足，雖誤信讒言，亦未至於草芥。即君之恩或斷，而臣之義何可絕也？」客卿道：「避色避言為退辭之准的，浮金島主屢加於賢弟矣，豈仍欲往仕耶？」子郵道：「雖然，弟終不仕浮石。」客卿道：「吾何嘗仕浮石？乃係權時棲止，得便則回中華耳。」子郵歎息不語。

客卿問臥黃山怎樣歸於浮金，子郵正欲告訴，忽飛一報到：「主上巡幸嶺寨。」客卿道：「先如何無報？」又見安太醫奔入道：「龍輿到矣！」客卿趨迎，子郵仍回室內。客卿接駕，島主扶起道：「寡人駐玉砂岡，接庶長奏往軍營暫喚客卿的本章，是以遊覽至此。一者久不見先生，二者欲睹韓卿之顏。先生軍事煩勞，寡人念及，未嘗安枕。今韓卿何在？」客卿道：「小愈猶欠精神，待臣召之。」島主道：「無庸勞動，寡人自往。」客卿進房，見子郵堅臥，力挽使起，島主已到榻邊，躬身問道：「賢卿連日

安否？」子郵瞪視無語。島主問客卿道：「聞韓卿此症，須頂選梨棗。前日庶長所用，乃去歲所儲，恐其味減，今新貢已集，寡人特帶三顆以治韓卿之疾。」命內侍取汁煨熟。島主坐於牀邊，問浮金近事，客卿大略回答。內侍送上梨汁，島主接過吹去浮沫，先飲半匙稍熱，便為調轉，再飲半匙一一溫和，始用匙挑餵。子郵感動，蹙然躍立，匍匐頓首道：「外臣抗拒不恭，情甘伏法！」島主慌將棗汁交與客卿，雙手扶道：「卿毋勞動，請安靜養息！」子郵道：「臣初極憊，今已平復，望主上寬心。」島主道：「卿且服此汁，仍加調攝，寡人掛慮始釋。」子郵跪受，島主不肯，子郵躬身捧著飲，島主大喜，左手攜客卿，右手攜子郵，出房來到中堂命坐。

再問何以到浮金。子郵將尋仲卿誤以赤鯉為馬，乘之游霧，落於赤龍潭，救薇娥，擒雙尾蠶及燭相招安等事詳細申明，島主連聲稱奇，客卿也覺詫異。內侍呈上御膳，島主召太醫，命三人同席飲宴，客卿辭，太醫堅辭，島主皆不允。子郵坐下，二人侍陪。飲過三爵，島主又命坐，子郵方問：「仲兄何由至浮石？」客卿將夢中聞李節度喚醒，散步出苑，直到江濱，尋回無路，附之英、之華船進川，旋搭洋船往浙，於海中逢怪，逼落硬水圍，飄到浮山，並言舟中與之英、之華莫逆，兩人溫清如玉，朗朗似珠。島主道：「王、李二卿才德兼優，雙龍、天印入寇，賴並破之。」稱贊未了，忽到報章，島主拆開閱過，遞與客卿道：「適言猶不曾完，餘孽復又猖獗，當速飭沿邊地方，小心防備。」客卿看了，卻係諜知雙龍石犴合十三島，將連兵同郎福厚分二路寇擾。客卿道：「十三島皆迫於勢，同事不同心。臣先聞信，已飭谷裕分兵屯紮紺水洋，探得天印亦將效尤，並飭烏剛分屯靖波；亦致書庶長，請飭各州邑營寨員弁堅壁以待其衰。」島主喜道：「有先生綢繆，寡人何憂？今回都欲請韓卿同載，朝夕盤桓，未知可否？」客卿應道：「韓速自然扈從還朝。再者，浮金有燭相，賢才在位，似難以得志，將士久暴露於外，亦非所宜，臣先往喚西庶長回嶺，相其機宜，得止則止。」又向子郵道：「賢弟到都中調養，吾歸國時，共營求心事也。」子郵道：「弟乃再死之人，兄長再生之，所命豈能違？但有鄙意，當言之於先：弟進黃雲城只作黃冠，莫言爵祿。」島主笑道：「卿可放心，寡人斷不以官職相污。」子郵大喜。島主握手登輅，子郵辭道：「累國外臣，安敢並載！」島主道：「卿何出此聲？」力挽上車，子郵立侍，島主不可，乃坐於側，發駕回都。

卻說金湯在鴛鴦城，雖無兵臨，亦如敵至，時刻留心。這日巡察，見四面八方遠遠俱建營寨，只道係添兵攻城。連待兩天，並無動靜，第三日又復如常，第六日各寨復加嚴整，想道：「闖客卿進兵，西庶長在嶺，只圍而不攻，定係防吾邀截。今分外嚴整，必有緊要事故。觀東西勢厚，南北形稀，乃飭將士當晚各於南北城鑿突門二道，令湯開領副校二員，選鋒五百，出北突門衝營，繞西而南入；畢錦領副校二員，騎兵五百接應。令盛堅領副校二員，選鋒五百，出南突門衝營，繞東而北入；舒翼領校二員，騎兵五百接應。先皆伏城邊，聞樂作飽餐，樂止齊行，進敵營再發喊，城上鼓噪助威。眾將遵令。」

次日親自登城眺望，不多時，果然浮石軍士皆全裝排列，密令作樂，半時樂止，兩處各將突門放倒，領將士銜枚飛進，到浮石營邊發起喊來，俱係鋼刀利斧，奮劈直前。守將趕上時，後軍接著施殺。盛堅衝潰南圍，見有百餘將校擁著單車緩緩向東，便催騎緊追。將校散走，車上端坐一人，不問好歹，擒過雕鞍，仍回舊路，欲入南突門。何方樓領兵趕著搶奪，盛堅將人交與副校，舉斧迎敵，十合抵擋不住，恰好湯開由西繞到助戰，芮克復率眾救援，何方樓始退。三將同歸。何方馳來，已屬無及，望見金湯同將士擊弩在女牆頭，乃收兵歸營。

金湯令築堵兩處突門，下城看那擒住者，挺立階旁。金湯問道：「汝係何人？」答道：「吾乃客卿的親隨。」金湯道：「客卿何在？」答道：「先在車中，聞得發喊，便乘馬轉東，往何將軍營內去了。」金湯笑道：「我只道係解浮金寶器的將官，或解名人經過，哪裡料道客卿回嶺同西庶長議事？若知係他，也不作此蛇足。」戚遠道：「擒得客卿，便可議換冠軍，可惜未曾獲住，如何反說蛇足？」金湯道：「用兵最要知彼知己。客卿有移步換計之機，安能擒得？徒妄想耳！」又問那人道：「可知韓冠軍而今怎樣？」答道：「島主昨日同載還朝矣。」金湯道：「留汝也無所用。」令給馬匹放釋。湯開道：「恐實係客卿，錯誤非校。」金湯道：「有諸內，必形諸外。這人貌雖魁偉，然目昏聲細。若客卿恁般，豈足為奇？」戚遠遵令開東關，使出隨閉不提。

原來，客卿送島主、子郵回都，次日別安太醫下嶺，經鴛鴦北山裡，忽聞喊聲，料係城內有兵衝突，便舍車上騎，令家丁乘坐，道雖被擒去，不致傷命。又令軍士道：「浮金兵到，可散歸何將軍營。」乃策馬前行。何方接著，客卿道：「可往北山救應。」何方領將士趕追，散開的軍士陸續俱到，報言：「親隨已被捉去。」逾時何方亦回，少刻又報：「親隨逃脫，旋歸矣。」客卿喚問，親隨將情形稟明，客卿笑道：「可人！」當日於營內歇宿，次早起程，又次日到天井關。西庶長迎入道：「聞主上為韓先生親調棗汁，足見愛賢之盛意。後卻如何？」客卿將並載旋黃雲等事說知，西庶長大喜，命童子取書一函，交道：「浮金燭相國有函投到。」客卿接著，寫道：盧田自立國以來，各保疆宇，聘問如期，有無相濟，未嘗相惡。不幸敵邑慢褻神祇，降生妖孽，以蠱惑寡君而糜爛士庶。一一此不佞之所悲傷，亦老庶長之所不忍也。

今賴祖宗之靈，妖孽次第死亡矣。憶不佞暫年與老庶長周旋，瞬息又皆白首，深慚誠不足以格寡君，致獲咎於上國。若不與老庶長共議，則兵戈構結，生靈塗炭，無有已時。敢請不念舊事，釋怨修好，使兩國百姓得終其天年，共戴仁君賢相之大德，不亦善乎？冒昧謹陳，希俯鑒察。

封內仍有一書與子郵，客卿拆看，寫道：僕與足下邂逅而成莫逆，原期鴻才大展，宣暢國威，不意用非其用，而非用復不能終，致使連枝分於異國。聞足下與客卿原係異姓腹心，而今完聚甚於膠漆，自能使兩國體兵息民，永修舊好。足下調和於其間而鎮定百島，此僕之所甚願，足下其有意乎？

客卿看畢道：「事雖如此，現在龍遜亦為彼所截斷。然和自有和法，豈可憑一紙書而即休允之乎？」西庶長道：「老夫且歸，看子郵如何。」客卿道：「金湯正在鴛鴦城，前日出兵邀截，將替身擒去，今庶長當加護從。」庶長道：「無庸。老夫所乘之馬迅速莫比，渾身黃毫，名曰「金電光」，蒙主上所賜。如有緩急，足以無虞。」乃別客卿返雲平嶺，將兩書飛遞子郵。

第五日，回書已到，大意云：「兩國軍旅，不便置喙。然休兵息民，實君相體上蒼好生之仁也。」庶長並將自覆燭相之書又飛遞來，客卿看畢，置於案旁。密令各營每十伍備蘆葦十束聯成，其寬一丈，披以五色布帛，齊全伺候。黃昏時分？客卿傳令：每十聯作一排，下置木輪，列如屏帳，派兵三十名推近城邊五十步外便回，待鳴金去收，毋得遺失。又令堅甲將士，復加兕皮，戴厚鐵鋼盔，推雲梯二十道前進，勿靠著城，聲張發喊，候敵停止，又往旁移。眾將得令。

且說天井關內，糧盈薪廣，物料俱備，惟安心靜守以待敵衰救到。日夜接班巡城，凡夜更嚴於日。緣何兵校眾多，糧薪正不匱竭，卻係當年盧生初至浮山相擇形勝時，愛此幽靜，周圍石壁如垣，中間平坦如台，因安爐修煉大丹，真正潔淨虔誠，只待九九功成。何期到七十天，外有二鷹飛空際，盧生若不管他，也還可保，緣恐其穢惡滴落，慌取鎮邪殺妖矢，仰面發去，射個正著，兩鷹直墜下來，不歪不斜，撲在火上，爐內轟然，震動山谷。盧生知丹被觸，要走，慌將雙鷹塞入爐內以壓止之。誰知那丹莫能上衝，竟將爐底爆開，爐騰霄漢，大丹溢流入地去了。盧生歎息，收拾往元珠島復煉，方得完全。

嗣後，人因形勢有似天井，呼為天井。谷內產黑白石子，黑者燃之則著而為炭，沃之復返而為石，燒焚九次，始化為灰。白者用炭煮之，軟於雞卵，食之生津益氣。黑白石子各分產處，北畔產的皆係白石，南畔產的皆係墨石，其下搬去三尺，皆是清淡泉水。石子之間又生草蔬一一黑石間生草，白石間生蔬，蔬供人用，草足喂畜。復產鱖鱣等魚，終歲取之不竭。所以燭相廣積五金、布帛、膠漆、羽毛、骨角等件於中，而以天井為可守，使楊善於此經營，將舊爐基草創行宮，楊善教以道義，兵民同心，各分處所，更替守巡。

當夜見遠遠有行動影狀，便報：「西邊有兵偷劫。」楊善令東南北三處諸人勿得擅離派地。義令將士非到七十步內毋許發矢，守軍俱殼以待。及見雲梯至近，方施號令，萬弩齊發，矢如雨注。過有兩個時辰，或散或聚，並不退走，另換生力手射，仍然似前。楊善疑心，傳令且緩，拋火把於城下看時，只見雲梯又到。楊善令用火箭攢射焚燒，客卿乃令鳴金。諸兵各將木輪草屏牽回

營，上面密密箭枝，何止二三十萬。客卿使各將草束毀廢。

至次日薄暮時，又令每伍備辦排木二根，上帶水囊，令甲士推飛橋十道，於上安置持盾傀儡伺候。這排木係一根大木，腰後一根小木撐住，兩腳各有鐵戣夯於濠邊，並排立起如牆，以遮矢石，又名排城飛橋。上列絮囊貯水，以防火攻，且遮蓋圈內將士，上有蒺藜撞竿、炮機強弩。天色深黑，令分南北向前。

再說關內忙了通宵，次日楊善上城細看，並未射死有人，地上箭亦無多。與監巡將軍康珊道：「昨夜中彼計矣！」康珊問道：「中他甚麼計？」楊善道：「客卿知城內糧草充足，惟器械須資於外，必以詭計誘取我矢。」康珊道：「強弩射不退時，情知有故，奈雲梯又驟然而來，何能終止？」楊善道：「這裡吾逆知其是偽，卻慮明攻暗襲，從他處入耳。」康珊道：「於無敵地方加倍嚴防，明至之處以火箭射燒。」楊善道：「彼既設心，斷非一次。此後再來，當令死士往劫其營，以報數十萬箭之失。」傳知謀將預備。

至更深時，忽見南邊火光鼓鳴，眾木橫列而進，飛橋隨後又前，矢石越過女牆，守兵受傷。康珊令放火箭，飛橋下水囊，火箭俱熄，橋上復有撞竿伸縮如梭，著者皆倒。康珊情急，慌令發弩。楊善在北邊監押巡警，使上校惠貞同三百名壯士鎗下。忽然鼓聲震起，火把架地而來。楊善令惠貞等看時，卻係排城飛橋。楊善令用木板以遮矢石，用長鉤勾住飛橋，以長矛撞刺。不知傀儡手足活動輪旋撲擊，器械多被格落。人在橋中暗運機括，又竿攢集，守軍多傷。楊善令用戈拒木，阻住飛橋，使莫能進退，復以麻鬆火把燒之。橋上水絮放下，火燃不著，橋頭被木勾拒，又折橋尾橫來。城上抵擋不住，弓弩只得齊發。橋上復用巨斧砍斷勾拒木，沿埠挨靠。楊善用車輪大鉞，運機極速，將橋斲斷，用飛戈揭開排城，浮石方才鳴金，南邊亦隨收去。清晨繳箭，北邊五萬餘枝，南邊六萬餘枝。客卿喜道：「天井積器雖多，箭矢則去其八九，足以喪其膽矣！」自此，或日或夜，或遠或近，用所得之箭炮攻打不休。崔及中弩而死，楊善晨昏皆於城上巡察，浮金主大懼道：「於茲所恃者楊將軍耳，突有傷損，全城豈不為俘！」左右皆泣。浮金主道：「而今惟有求和，誰為寡人一行？」群臣默然。浮金主歎道：「諸卿皆寡人親愛之臣，素所認為股肱而分首共樂，曷當危迫無為寡人分憂者？」國太醫道：「若輩非舉選能賢，不過承頤順意，隨同喜怒。現是軍國大事，焉能肩承？其未敢應者，慮敗政務。——卻係若輩好處，可勿怪也！臣愚，竊謂此事當與楊將軍議之。」浮金主道：「看他執意與相國相似，雖然勤勞，卻安閒得很。說到求和二字，他豈肯依？」國太醫道：「不與楊將軍共議，則非臣所敢預聞。」康珊道：「如乏行人，臣願前往。」浮金主乃喜，命作自責謙遜文函，交康珊，待楊善巡到東邊即開門出去。

康珊齎書直至營前，令人先報：「浮金國有使臣奉書，與大國之主。」客卿傳入，見道：「汝島棄好尋仇，今圍困於孤城，勢若羸卵，僅將空言，有何所欲？」康珊道：「寡君始而誤信佞臣，致獲兵於上國，今方悔過，請修舊好。」客卿道：「將軍差矣！軍旅之際，詭譎百端。此函非不佞辦理，奚能得進。須先訂和禮，後議和法，二事皆定，不佞始可申達。請西、顧二 庶長奏聞，靜聽寡君可否。茲並未曾定議，率爾請成，何其妄誕？」康珊道：「敢問何為和禮？何為和法？」客卿道：「失禮出施，浮金今存亡呼吸，即不稱降，亦當用表：此和禮也。以不夜湖為界，湖東屬浮金，湖西歸浮石；此和法也。二事如式，然後商量。將軍須回去斟酌再來。」康珊無策奈何，只得旋歸天井。頂頭撞見楊善，大聲問道：「將軍既在敵營，胡為瞞著末將？」康珊道：「未奉命通知將軍。」楊善道：「今可言否？」康珊道：「既未奉命通知，似仍未可言也。」楊善道：「若辱國家，請嘗寶劍！」康珊道：「不敢！不敢！」說罷，逕入行宮見浮金主，將客卿對話奏明。浮金主躊躇憂懼，復問情形，康珊又將兵多將廣景狀大略告訴，左右涕泣失聲。浮金主道：「卿意若何？」康珊道：「白龍、丹鳳俱為彼有，今又遭圍困，外援截斷。莫若權從之，以圖後日乘機興復。」浮金主道：「亦難全依，且先以溫涼川為界，川東屬浮金，川西屬浮石。果不稱降，雖用表，這次何妨？」康珊道：「觀彼聲勢，未必肯允。」只見楊善上殿奏道：「臣奉命督理，事無大小，應俱使臣與聞。今雖在圍中大虧損，浮石極力攻擊，所傷自必非細。再二三年亦屬無虞，胡為不氣求和？況相國四處招收散亡將士，已得數千，又結交諸島，使各於沿邊侵襲浮石。且聞雙龍、天印起兵復仇，客卿雖智，安能孤軍久懸於外乎？惟宜堅守以待其憊。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朝夕為金鼓聲震，寢食俱廢，若仍持久，難保平安。卿毋逆命！」國太醫道：「只木蘭渡、溫涼川為界，事卻可行。」楊善道：「莫非為丹鳳等處皆歸於我，只換天井一城，此時權從，隨後便襲奪還原乎？」國太醫道：「然。」楊善道：「盟誓既定，舉動皆為背信。沉前飛奴傳書來言，老蜂峽為冷大夫所襲，谷裕兵備雙龍侵邊，未能兼顧接應；龍遜困於丹鳳，計日可擒；白龍城勢低下，山水發時堰斷黃沙川口，群流匯向白龍而泄，平無累全軍豈能逃脫？則木蘭渡以東轉瞬皆可坐復，兩路俱歸蘭花岩，桂子壑彼如何守？渡西之營寨安能當我夾攻？是不求和則不失地，不下氣；求和則下氣，失險，幾時恢復前洗乎？」國太醫道：「雄論剖析甚明，求和非是。」浮金主持疑莫能法斷，忽報道：「東門攻打甚急，秋鬱在城上防備，身中七矢，狼狽之至！」楊善道：「臣去視來，『和』字勿議！」說罷出宮。

康珊道：「秋鬱也係幫說求和非的，今存亡呼吸，若楊將軍亦如秋鬱，敵人敢不肯和矣！」浮金主道：「寡人心定，今將書換作表，並用溫涼河以西地圖冊籍送去，看彼意思。」康珊道：「臣先往彼營內，膽駭駭破，猶賴客卿威內寓溫，得命回來。而今請另選賢良前往。」浮金主道：「若有賢良，初時不煩卿矣。客卿既溫和，料不妨事。」康珊無奈，只得捧表並圖籍依舊到浮石營。客卿迎下，康珊將表件呈上。客卿視畢道：「此事須大夫親臨敵邑啟奏，待寡君可否行止，不佞從茲緩攻。大夫寬懷前往。」康珊稱謝。

客卿令郝瓏帶二十騎陪護而行。過雲平嶺，西庶長已先知道，並無停留，直到黃雲城公館住下。郝瓏細達於交鄰，通客司，立刻轉稟顧庶長，當日奏明，次早宣召上殿。康珊朝畢，捧呈表冊，侍衛取進。浮石主覽閱，怒道：「圖內之地皆寡人所有，今表求解圍釋放，又欲使我退回丹鳳等城，寡人何樂而為之？」

且汝若真心求和，胡為又使邵福厚、子直與天英雙龍連衡謀島，擾我邊疆？顯是緩兵之計，可謂欺人太甚。且先斬汝首，隨命三路作速攻打，看汝那暴君往哪裡躲！」當下顧庶長奏道：「請主上息怒，古稱相爭弗斬使，況老庶長偕廣望君將到，議而後行可也。」浮石主始命監押著。爾道廣望君是誰？乃是浮石島主因韓子郵堅辭官職又立大功，兼有望諸君樂毅、廣武君李左車之才德，而行跡相似，故封為廣望君，虛名而無實職，使子郵不得推辭。

且說子郵如何得立大功？卻因子直自交渡津載貨南竄，回顧蒙供等船俱被竊逃，幸喜細軟皆在此艦，乃放出口，正遇著天印敗兵的沙虎同殘傷士卒被追，潛避屯紮在洋中沙灘上，叫道：「船可擺擺說話。」子直疑係浮石的，慌令速開，只見數十 島兵將藤牌放水內坐著，用刀划動趕來。子直令放箭，藤牌上的兵見箭射到，俱翻身沒下，藤牌亦覆，浮如萍藻，漸漸逼近。

子直令用槍矛搗刺，將牌勾起看時並無人影，船頭忽不向南行，返望西去。子直慌得無法。只見灘上喊道：「無庸著急，我等係天印敗兵，巨艦俱為浮石焚毀，島主被擒，將士喪亡大半，沿邊莫能存身，非船難過大洋，因逃脫暫守於此。今見你們浮金旗號，又只存孤舟，料想係同病之人，故請商量。勿相猜忌！」子直方稍放心，乃大著膽推窗問道：「將官在天印居何職分？」沙虎道：「吾乃先鋒將軍沙虎是也。你屬浮金甚麼人？」子直拱手道：「原來係沙將軍，失敬了！吾乃子直也。」沙虎視道：「原來係子大夫。」子直道：「久違台教！貴島怎樣失利？請將軍示知。」沙虎進艙坐定，問道：「大夫緣何到這裡？」子直將讒殺冠軍，浮金主罪及恐誅的話誑說掩飾。沙虎道：「今將焉往？」子直道：「欲往南邊說諸島嶼。」沙虎道：「諸島皆須珍貝，若徒恃口舌，恐無所益。」子直笑指道：「艦中係何物件？」沙虎喜道：「既饒寶貨，諸島皆在掌握。請先到敵島安歇，定計後再施行。」子直見沙虎雖是兇神，因日前曾交饋送，今又同病相憐，況船上水內俱係彼等牙爪，如何不依？只得假作欣然道：「得將軍指教，國恥可雪矣。但物重人多，如何盡載？」沙虎道：「小島軍將皆能潛入龍宮龍窟尋珠覓寶，卻不畏海，今使輪班歇息可也。」子直大喜。兵士在波濤中扶行，較棹槳更快。

約兩個時辰，見洋面上浮著許多黑片，聚散不定。子直問道：「沙將軍，浮者什麼東西？」沙虎視之，垂淚道：「敵島戰艦遭浮石焚燒，此乃毀未盡剩餘的焦底，隨潮往來也。」子直歎息。軍士迎著黑片，都拉來傍著，坐於其上催船趨行。

次晨，遙見遠遠有帶蒼山，迎著漸近漸高。沙虎指道：「將到敵島了。」子直前次因夜裡行過未曾看得，今聞沙虎所言，便定睛望去，乃是橫列無際一帶懸岩。凡山形俱是頭攏腳開，這卻係陡削峭峙，並無路徑。船泊壁下，岩中守卒見係自家人，問知緣故，將事體寫清，係於鴿尾，往上係放。片時聞得響，放下十數道懸梯竹籠，沙虎同將士呼呼的盤旋而登。子直白著眼望，只見沙虎又縋落，問道：「大夫不習登梯，請乘筍輿。」子直走下竹籠，高頭收動轆轤，須臾已到。看時卻是半山，約有二百餘兵把守，船中貨物亦俱陸續提上。轉過邊角方見關門，乃山腹石洞，由之而升，曲折數次，陟百步石階，始係平壤。

乘馬前進，沿路田廣房稀，遙見宮闕樓台，便覺人民叢雜。行近跟前，百姓老幼俱來問信。沙虎令軍士分頭回答，哭聲震地，埋怨海鯁無故興師，以致傷民喪命。沙虎又將海鯁並將士被燒苦死形狀詳細說知，大眾共忿，俱要復仇。沙虎便撥使將官載寶四出，說素所結交之島嶼自於國內造船，選將練兵。不多時日，諸將紛紛回頭，帶領各島頭目參見，聽受約束。將官內尤雲亦帶得雙龍童體仁並郎福厚的書，約速進兵。沙虎、子直大喜，別選各島兵將共計三萬五千，真正人人壯健，個個精強。擇期正欲起行，忽報雙龍又有使者到。正是：兵馬集時軍勢銳，旗旌開處使臣來。

欲知使者係何等人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